

並置 / 對抗並置

黃大奎的藝術和自我術數

Apposition / Against Apposition

The Art of Huang Da-Kui and Self-Numerology

林家安

Jia-An LIN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藝術學研究所藝術理論組碩士生



黃大奎的三連作，2006年3月27至3月31日，〈一群消失的勞動集合聯展〉，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南北畫廊。（林家安攝）

壹、親像這款的人

一、楔子：解放塗鴉之有錢好屌

我們先來看一段影片¹，作為本文的開始。

消費社會裡，某個招徠年輕消費者的運動鞋廠商，舉辦了第X屆的亞洲模版塗鴉藝術巡迴展。黑衣男佇立在繁華路口，某種能量蓄勢待發。場子越來越熱，越來越搖擺。管他真塗鴉假賣鞋，前處有光，重音切分拍、刷盤韻律鼓沁人心。來吧！抬起腳步邁去。黑衣男篤定走，辣妹後面跟。

裡頭果真喧嘩，男男女女外國光頭，名牌麥克風主持人。不見塗鴉牆，只聞主持人叨叨切切，中英文夾雜國際化。黑人小心回答問題，運動白鞋堆前頭，

一雙花花綠綠應該就是他的作品。依稀聽見主持人說有兩個多小時，大家可以慢慢看，欣賞作品。

人群中，黑衣幽魂飄來飄去，在找什麼呢？電視裡塗鴉大師，帶著防毒面罩親自揮毫，有點抽象有點杜比非。倏間，拿著台灣生啤酒罐的手在螢幕前大力點兒，每一下都是一聲刮盤；音樂變奏，鏗鏘有力的電子琴聲傾瀉而出，像是電玩主角出擊時候的配樂。再細細一聽，不是金包銀的旋律嗎？黑衣男也行動了！他舉著「反對異化」、「解放模版」紙牌，沉默宣示，接著穿起競選背心（上頭噴有字，但看不清），戴上黑色蒙面罩。拿出紙模，熟練迅速地在身旁的活動看板噴上圖案——周杰倫一貫挑釁神情，旁邊大字寫著「有錢好屌」。

鏡頭遠遠拍攝，黑衣男竄逃（也可說被主辦單位驅趕）到街頭，更為快速的動作，在車水馬龍的路口，在號誌控制箱，一連三面再次噴上「有錢好屌」。他好像噴上了癮，欲罷不能，決心一律在會場周圍的交通號誌控制箱留下痕跡。

會場裡的人對黑衣男的噴漆感到好奇。一個扁扁的Hip-pop男孩插口袋留影，少女也跟著仿效，是裝可愛不是酷。還有，兩個ABC男生在塗鴉前議論紛紛……。

二、怪！很敢！

民國95年5月20日，進行田野調查的尾聲，我訪問了田野對象的學弟兼朋友。這份田野工作占去我大部分的心思。理論和實務上即知即行，不過，因為對象是「人」，真真實實的血肉感情動物，它確有別於以往的知識學習，同時，也常常挑戰著我對「人」的認識。我總是發現自己和田野對象在交往過程，充滿了不可知（看）和不能知（看）的障礙和失焦²。這天，我在老師的建議下，先拉開和他的距離，轉而訪問熟悉親近他的朋友，一方面企圖重新對焦，一方面也作為旁敲側擊的印證。

學弟叫陳俊銘，今年大四，是少數幸運的公費生，正等待著分發實習。他一個人坐在工作室裡，我一開頭就問他：「你可不可以說說他是怎樣的人？」，俊銘不假思索地回答：「一開始覺得他很奇怪，不敢親近」。為甚麼奇怪？我繼續追問緣由，他答不上，反正沒來由的覺得「就很奇怪啊！很怪！」。學弟表示，對大奎學長的印象一直是如此，到了大三某次在防空洞辦展，和他相處過後，發現「覺得他人其實不錯，直來直往的」，才慢慢變熟。「那你覺得大奎有趣嗎？」我接著問道。「有趣啊！」，但學弟解釋，不是講話有趣，而是「這個人本身有趣，很敢！」，他舉例：「比方說有一次校慶要搞一些特別節目，他找我，我跟他舉旗子，舉到一半，其實我很想落跑，因為覺得丟臉。所以說，跟他共事，要有心理準備，一定要跟他一樣信念堅強，他很衝，做什麼都一定衝到底，也絕對會把事情做完成。一群人計畫要幹嘛幹嘛，我很瞭解他，都知道要小心，因為他真的會當真，然後把事情完成，不是說說笑而已。」³

學弟這一陳述，讓我回想起自己初識黃大奎的場景，高瘦的身材，尖削的臉龐，安靜、寡笑，給人略為冷漠之感。一般人對他的第一印象，確實覺得難以親近，可是課堂上的他，卻不吝惜發言，常常滔滔不絕地和老師討論。當時我的感覺是，黃大奎雖怪，但觀察後發現他是個言之有物，且很能掌握表現機會的人。有一次課堂中，老師問同學們未來想要進行的研究方向，每個人輪流講了話，努力（生疏地）表達出自己的計畫，如何做、怎麼做以及種種的千頭萬緒。輪到大奎說話，我印象中他先前低著頭像是在打盹兒，當眾人眼光落在發言者時，他僅說自己不像各位同學那般積極認真，也還沒想到要幹嘛。老師聽了，笑著說這可是黃大奎高明的修辭法，簡單一句話卻四兩撥千斤，將我們剛剛的辛苦唇舌給賤了下去，另一方面又造了梯讓自己上台。大奎直忙搖頭，說他沒想那麼多，老師不死心地追問，可他還是謙虛的說，真的還沒有想到要做什麼，工作室就在隔壁，歡迎大家有空去參觀，順便給點意見。

當時的我，對創作組的同學身上那股藝術家特異獨行的氣息很感興趣；也許，被黃大奎那樣的「開場白」給吸引、撩撥起好奇心。於是，主動地找了黃大奎說話，想要認識他。電話號碼第一次聊天時就交換了，只是，一學期下來，相處的機會不多，我除了知道他大學念的是本校藝教系，精通搖滾樂知識，一手撰寫破報樂評，另一手塗鴉，其他的認識則靠老師同學們聊天提及。

但我沒有想到，當時純粹的認識、緣分悄悄埋伏，竟延伸成了這學期的田野報告。黃大奎欣然接受我每個禮拜不定時的訪問（叨擾），有時候甚至是「突襲」，校園裡、課堂上遇見了，常常是「就地盤問」一番。⁴

貳、他是誰？

「我對溝通的傳達和接收有嚴重的焦慮！」大奎如此表示。對先前他流露出急躁的眼神做了委婉的解釋。⁵

第一次訪問，約在學校見面。黃大奎看起來很熟練，好像是被訓練有素的受訪者⁶，馬上帶著我到處看看他目前創作、活動的地點。他笑說如果你要



圖1 主義、信仰與其他 100F 噴漆、壓克力（黃大奎提供）



圖2 麥當勞 165×145cm 噴漆、油畫（黃大奎提供）

研究某種生物，一定會去找他的發源地！所以我們走到藝術館五樓，他說那裡是他度過大學四年青春的起源地之一。看了幾幅重要作品，「媽媽他們在做什麼？」、「主義、信仰與其他」、「麥當勞」。沒有帶錄音筆，大奎講話很快，我只能不斷點頭。大奎不時停下來問我，「這樣有回答到妳的問題嗎？」、「妳想要問什麼樣的問題？」、「不知道妳想要知道我什麼？」、「太多源頭了，我不知道從那裡講起。妳下次列個問題好了」……。

一、一個滿腹(adj.)牢騷的少年拿噴漆罐說話

短片中的怪客黑衣男，正是我的田野研究對象——黃大奎。塗鴉對他而言，不單純只是形式塗鴉，更多時候它作為一種抗議方式，一種書寫工具：塗鴉是對嚴肅藝術體制的幽默以對、塗鴉是一個滿腹牢騷的少年拿噴漆罐說話。

「滿腹牢騷」，將「滿腹」作形容詞解，是為「滿腹的」牢騷。這裡，我將它視為黃大奎體內無可壓抑、不能再抑制的怨言，一鼓作氣自體內宣洩而出。在缺乏自我紓解和表達工具的情況下，常見的症狀便是個體直接對所處環境、體制的衝撞和激烈反抗。

黃大奎就讀藝教系期間，因為未受過正統的學院式繪畫訓練，寫實描繪技巧與班上同學形成落差，對自己的創作之路、藝術家培養體制有頗多質疑。經過多方的嘗試和跌跌撞撞的摸索，黃大奎在大四畢業前夕，找到了最佳的代言工具：噴漆。這時候，噴漆仍噴在畫布上。「主義、信仰與其他」（圖1）是他首次採用模版（stencil）噴畫，文字為底，裸女重複拼置，類似普普（Pop Art）手法。這個突破弭平了黃大

奎手繪能力的不足。同時，身為一個創作者，意義更在終於找到一方可以自在揮灑的天地，重新將藝術理念和觀照自身的問題交融思考。

黃大奎持續模板噴漆創作。方向底定，剩下的就是藝術形式的不斷嘗試和作品理念的差異性而已。有一段時間，他將重心放在廣告和象徵符號的探討，以曖昧的手法，刻意塑造介於作者和觀者之間一種「模糊的詮釋權」。產生了如「兩個啤酒罐」（圖3）、「愛」（圖4）……等等作品。

畢業後，黃大奎一邊到國小實習，一邊準備研究所考試，已經打定主意要繼續走藝術創作這條路。他在這時發展了「圈圈人」系列畫作，將平時隨手在筆記本上的塗鴉造型原稿不斷地格放，放大到巨幅尺寸，然後一刀一刀細心切割、製成模版噴畫。如「背影」（圖5、6），黃大奎從挪用外界符號到創造出自己的精神象徵（symbol）——繚繞、捲曲的線條，一圈又一圈的交雜在一起——這可能是黃大奎在塗鴉藝術上的創新，此時他可能找到了頗適合他個人形象和精神的藝術形式。這類似現代社會中，個體利用媒介，比方音樂、藝術或者身體來作為表達、說話企圖，將自己風格化的手法，我們稱之為「身體風格」（bodily demeanour）。

我尚無足夠證據來說明黃大奎的身體風格是經過如何鋪排、設計和展現的過程。但他在2000~2004作品集中的自述，則出奇地提供我一個很好的線索繼續探尋下去：

……我將自己在人際關係上的挫敗，對社會現象和歷史事件的觀照，與激進叛逆的情感，用象徵的符碼，表現出來。這些畫面，有可能談的是台灣社會一直無法解決的某些問題，也可能只是——一個少年欲求不



圖3 兩個啤酒罐 50P×2 噴漆、壓克力 (黃大奎提供)



圖4 愛 100F 噴漆、油畫 (黃大奎提供)



圖5 背影細部 原作50F 噴漆 (黃大奎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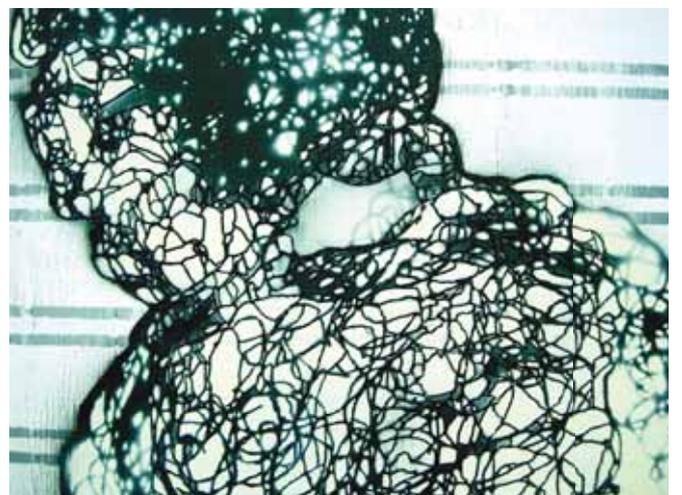


圖6 背影細部 (黃大奎提供)

滿的牢騷……⁷

也許我們該從大奎「說話」這件事開始，一路追尋下去。

二、一個牢騷滿(V.)腹的少年信仰搖滾

黃大奎在九十四年順利考上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藝術與藝術教育研究所的創作組。這一年，他在校外、校內陸續塗鴉，「悶死了」（圖7）寫在繁華商業區的廢棄空地的鐵皮上，控訴主管單位無能處置或官司冷凍期，讓地白白「悶」在遍土黃金的地段。「流浪教師流浪狗」（圖8）說的是謀求教職比登天還難，以往人人稱羨的科系選擇，一畢業就面臨失業困境，好比無家可歸流浪狗的處境。「好男不當兵」（圖9）以偶像歌手周杰倫做題，諷刺偶像逃避兵役，卻成天打籃球裝腔作勢，一句「好屌」、一個不理人的酷樣難道就是男子氣概？

在這一小節中，「牢騷滿腹」，「滿」做動詞解，是為牢騷很多、堆滿了心腹之意。如果有一種混雜的、非自發性的牢騷，比方說公眾的意見、大家的怨言與個體的唉唉怨怨，相互交融，產生出一種「辯證」過後的牢騷。那麼，我們便可這樣理解：黃大奎將自身建構成一個處理公眾爭議和私議（個人情緒、想法）的特殊場域，揮別了大學時代慣用的手法——以社會議題、政治權力、新聞事件來暗喻自我的處

境；涉及了困頓的青春、苦澀的愛情以及對未來的焦慮。它是故作老成的個人化反抗姿態，隱藏在對俗世外相熱切探究的面具之下——他注意到一個關鍵，一連串對「我為何是這樣的男子？」的追問，他必須將藝術和自我本身緊緊扣連在一起，使他的身體風格更一貫、更像是原生性的連結，而非披上一件不合身的外衣。當創作者如此真實地朝內注視時，他的藝術將脫胎換骨，比之前故作姿態的藝術更為成熟。

上文中談到黃大奎將塗鴉視為一種說話的工具。這樣的藝術選擇，其實有一個很深的底蘊存在，這個底蘊是他在2005作品集中所信仰的「搖滾樂」：

從高中的時候因為伍佰愛上了搖滾樂這種「美麗的噪音」之後，我的人生就徹底的改變了；搖滾已成為我的生活態度，甚至是一種堅定的信仰與靈魂的寄託。⁸

搖滾樂是黃大奎的生活和重心，他有意識地將搖滾樂作為個體的「下層建設」，一切活動、創作皆以其為基礎發展。

……其實很久以來，我就很想把搖滾樂與我的創作做出連結，不管是大學時自組樂團，或是利用音樂進行行為表演，還是製作大而聳動的圖像挑釁衝撞師範學院內保守的風氣與體制，在在都有種「為情造文」、「為信仰而服務」的刻意，無法將搖滾精神內化成個人的創作元素。



圖7 悶死了！市政府空地圍籬（黃大奎提供）



圖8 流浪教師流浪狗 台北教育大學（林家安攝）



圖9 好男不當兵 TVBS新聞畫面(黃大奎提供)

……如上述搖滾樂對我的影響，不管是藍調的憂鬱投射、龐克的激情衝撞以及後龐克的低調內省，都構成了我生命的旋律，我也從旋律中找到了自己。歷經大學時期盲目的狂躁發洩，畢業後，我才開始思考為何我是個如此叛逆、固執與容易憤怒的人。重新思考一個男性在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所面對的種種壓力以及對「男性」這個角色的認同問題。⁹

當我們看到黃大奎試圖將搖滾樂和藝術創作連結在一起，那麼我們或許是該提出這樣的問題：「搖滾」，又是怎麼與黃大奎這個人、他的人生連結在一起呢？黃大奎是如何將搖滾樂、塗鴉和他的藝術創作這三者做一和諧的調度來呈現自己呢？我們有無可能一層層地來解開這形塑過程？

三、為甚麼要研究黃大奎？

我想要認識黃大奎這個男生。他在某種程度上和我們所見到的特殊人物很相似，一般人會把他放在這樣的目光下注視：破壞狂？破壞公物的塗鴉？/ 伍佰？叛逆的搖滾台客？/ 柯賜海？滿腹牢騷的異議分子？但，帶著這種框架去看他是淺薄而且也未能把握個人特質。我不想做相同 / 相異的比較，更不想做新聞記者那種譁眾取寵的報導。

黃大奎是十分社會（世俗）的創作者（這裡社會的意思是指他的作品都具有強大開放性和議題性）。

他以豐富的生命經驗和攝受力去建構自我藝術觀。在藝術上的修為態度迥異於我們這世代的藝術家。即使看起來他不是那麼「合乎規範」，又那麼接近邊緣讓人家快要忽視，但我發現他骨子裡其實非常「強悍」，有一套嚴格的邏輯標準在運作——他對物（尤其建構自身的歷史）有狂熱感情和鮮明的判斷力。從這點出發，我的田野研究意欲探尋理解他的創作、生活和想法，是什麼元素匯聚、促成了他目前的藝術觀念？他曾面臨什麼樣的一個世界和生活空間？自我詮釋與建構過程是否和藝術創作一起脈動、共振？他的種種表達和呈現是否可視為一個成功的自我術數？

種種問題還沒完全獲得解答。也許經過上面敘述，暫且提供了一個很表面、淺層的回答。接下來，我將尋著更早的時間線索，觸探黃大奎生命中深層的核心。

參、與眾不同

我跟一般男人處不來，我分析過，跟我比較要好的朋友，都有很相似的共通性，就是很具陰性氣質、比較沈靜的，不像一般男生，愛玩愛鬧。可是我們又很清楚知道自己不是會裝一個男生的樣子，對娘娘腔的人事物排擠，所以我們的處境很尷尬。我自己覺得，我是一個裝在男生身體的踢。我可以是女生，就只是多了這個（手指著下腹部）。¹⁰

這段話出自四月十三號的訪談。黃大奎談起大學時代的一樁感情事件，對他而言，那是人生第一次把全部可能都壓在一個愛的對象上，很多瘋狂和混亂因此而生。求之，不得，是黃大奎當時最無法解開的感情結。

黃大奎對他所愛的對象是固執而激烈的，所產生的傷害也是相互作用的；黃大奎和她都必須同時面對「友誼vs.愛情」無限迴圈的痛苦。或者，黃大奎嚴酷地拷問，他質問她為何無法接受，也開始質疑自己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 男性。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黃大奎用最熟悉的噴漆罐，將這段「牢騷」以兩岸政治的大敘事方式（圖1）噴畫在畫布上。

APPOSITION · AGA

APPOSITION · AGAINST AP

我無意在此敘述和評論這段愛情（嚴格說來，是黃大奎苦澀的單戀）。愛情，可能不只兩個人的事，但傷害過後的重生，幸福往往屬於自己。大奎在當天談話中對一個尚不熟悉的訪問者所展現的最大的誠實和勇敢，其實是在面對自我問題上，非常成熟的回答方式，也同時對應到我接下來探索另一個面向的黃大奎。

一、自我敘事

某個程度上，黃大奎的「他人意識」非常強烈，他對自身（作為我的另個「異己」）、環境以及社會的歷史有深不可拔的探索慾望，在採訪他的過程中，我不斷聽聞他敘述童年記憶和成長歷史。

仔細探索相關資料內容，我們可以發現在黃大奎的成長經歷中，**隔絕和反抗**（可能是被動的被排擠，也可能是主動性的對人、環境的抗拒）占有相當的比重。一開始黃大奎的反抗意識就不是針對父母¹¹，反而是起於同儕之間的敵我對抗。黃大奎說國小的時候，在班級上的不快樂是因為班上多數同學熱衷於躲避球這項運動，可是他自己覺得這項運動很危險，很討厭打躲避球。他害怕、要閃躲，又不會接球，這種情況下產生了負面的情緒反應，他會在打躲避球過程中，故意用腳踢球，把一起打球的同學搞得很生氣，他視之為一種快感。班上同學都非常討厭這位「搗蛋、不配合」的同學，覺得他害怕打躲避球是個膽小鬼。

在同儕之間得不到認同，黃大奎策略性地轉移到學業上，他會多看一些書，努力追求功課上的表現，得到老師的讚賞，認為自己比別的同学懂得更多、更有知識。這個行為讓黃大奎稍微平衡（或者說是一種自我增強的方式）了失去團體認同的不足。實際上黃大奎也需要「參與感」：在五六年級的時候，學校重新分班，黃大奎分到一個喜歡打棒球的班級。此時，他覺得這個遊戲顯然比躲避球公平多了，每個人都可以上場，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因而樂在其中，覺得是認同和歸屬感最好的一段時光。

黃大奎說他非常珍惜這段短暫而美好時光，因為

接下來的求學生涯，特別是影響一個人重大的國高中青少年成長時期，黃大奎陷入更嚴重的「離群索居」的人際關係危機中，與大眾隔閡越深，他越發自我孤立，甚至刻意做出反抗大眾意見的舉動。他如此描述道：

國中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時期，我被一個很信任的朋友背叛。我國中時和本班同學不熟，在學校會和隔壁班的好友一起去打棒球，反而是跟隔壁班的感情比較好。班上後來轉來一個轉學生，我跟他變得不錯。可是有一次我們一起去補習，他想去打電動，我當時並不想，兩個人有些爭執。就因為這樣，他發動全班來孤立我。某天我被叫上台解題，算不出來，背後隱隱約約聽到他的聲音和一些人的嘲笑。當下我很想衝下台去打他，但因為不想讓父母傷心，所以就沒有做。可是，心裡面還是非常生氣。有一次，我拿橡皮筋射老師，橡皮筋從老師耳朵邊飛過，本想說應該會有人看到，但那次出乎意料地沒有一個人看見我射橡皮筋。老師問不出是誰，所以就罰全班。但我卻感到復仇的快感。這可以說是我那種叛逆、恐怖的根源，我總是和大眾不同調。¹²

高中的時候，和班上的關係有好些。但是我還是一個人很自閉地坐在後面看新新聞，埋頭寫自己的時事評論。比較可以被肯定的事是寫詩，在校內有得獎。我想真正要等到大學，我才能過一種比較正常的同儕關係生活，對我來講，大學是一種治療，它平復我國高中的悲傷。¹³

團體生活的失諧凸顯了黃大奎在想法和作為上的「與眾不同」，一開始，這四個字的意思比較相似於「特立獨行」，群眾不會因為「異」而接納和欣賞你，反而將你排擠在團體之外、把你邊緣化。與眾不同造成了黃大奎自己所說的「wrong man in the wrong place（錯的人在錯的位置）」，一種「不在其位」的情況，它所展現的另一個面向，就是關於自我心理如何對應的問題。

二、並置 / 對抗並置

無論是不被團體認同，或者反抗、帶著顛覆意味

的攻擊團體，都可以用「格格不入」來概括。格格不入可分成兩個意思：一面以被動意涵來說，是個體被團體、體制的規範、公眾的意見給排斥在外，另一面則是主動性的，個體產生了反抗，不願進入既定的體制規範，兩個層面的因素相互交雜影響。再回頭去看上文中描述的成長經驗和記憶，我們都可清楚看出黃大奎對於「同」的抵抗，在童年期和國、高中時期，採取的是比較強烈的手段，越遭受限制，越是刻意反叛；越是對教條和信仰不信任，越是憤怒。但對群體的排擠和抵抗，不意味著他無法主導發聲，黃大奎在國小時期就懂得多讀書，博求師長欣賞，**在團體中保持一定的位置和發聲權**。在高中，群體相處的情況稍微好轉，黃大奎看似不願進入團體生活，他寧願聽搖滾樂、寫詩，埋頭寫日記，以洋洋灑灑的政治評論來麻痺自己。但他仍參加校內的藝文活動、班級壁報布置。

於是，我們漸漸可以從黃大奎的成長經驗讀出這樣地脈絡：他是常常保持一種冷眼旁觀的距離，時而參加了某些約定、可接受範圍的團體生活（人際關係交往），時而又對其表示不願服從和抗拒。**他是處於和異己關係「並置」，同時又「對抗並置」的這種矛盾情節之中**。

黃大奎曾提及大學時期有兩件印象深刻的事情：一是友誼中一方的背離：

大學的時候有一個創作上的夥伴。一開始，在班上都是在過自己的生活，到了大二，因為做了一幅大畫，得到校際美展首獎，所以班上開始有人注意到我，發現我是蠻有執行力的人。他就是在那時候找我，希望一起做創作，他是那種很聰明，很有群眾魅力的人，所以被他找上，其實心裡有點虛榮。大三的時候，他說他有個主意，想在學校裡面擺攤。我們把人家不要的櫥櫃拿來加上滑輪，搭遮陽棚，改裝花了很多錢，然後我們就在藝術館花園那裡賣咖啡加雞蛋糕。生意大半都是學長姐、弟妹捧場，實際上應該不算好。那時候其實是非法的，但因為遇上學校藝術週加音樂週，大家好像就自動把它當作是一個行動藝術來看。我記得有天晚上音樂系在合唱表演，我們的攤

位瓦斯走火，戲劇化的燒起來，事後學校竟然還發了一千塊慰問金給我們。

但是「擺攤」這件事卻讓我跟他產生不愉快，我心裡面是把擺攤當成一種行動藝術，我不像他那樣是想賺錢的，我們在這裡的理念非常不合。後來到了CO2前衛藝術展之後，因為黃海鳴老師的推薦，我們把這個攤位移到華山，叫「綠色角落」。可是，不到二天就拆夥了。

這個合夥的對象，在我大四的時候忽然容光煥發地回來，整個人改頭換面，穿西裝打領帶，像上班族那樣踏進教室，把我們全班都嚇了一跳。聽說他是去參加了心靈成長的直銷團體。他跟我道歉，說他以前很不成熟、很幼稚，現在他不會這樣了。然後逼迫人去參加，我也被說服花了一萬多塊錢去參加。但坐在那種地方，真的是格格不入，很虛偽，我很快地就逃開了。¹⁴

另外是感情的糾結和無解：

……我大學所遇到的那個女生，我對她有種奇怪的迷戀，像女神一般。我國高中六年都在憤怒和恨中度過，卻沒想到大學會遇上這樣一個女生，那情況變得很恐怖，我一下子被開啟，然後強烈地喜歡這個人。很多瘋狂的事情都做了，送花、唱歌、不死心的告白，還會哭，簡直難以想像。她不喜歡我，希望可以當朋友就好，每次我都假裝當朋友留在她身邊，其實我並不死心，過一陣子我又投入了，就再告白。反覆了好幾次這種遊戲。

有一陣子，我對這段關係感到很洩氣。剛好遇到這女生的一個好朋友，是婆，也跟她告白過。我也喜歡過這個婆。我們形成的三角關係很奇怪，我和這個婆都喜歡同一個人。然後我又對這個情敵產生一些情愫。可能是一種轉移吧！我大學很多作品，表面上在談政治、兩岸關係，實際上是暗喻我跟這兩個女人的關係。這幾乎是我創作最強大的來源。¹⁵

黃大奎說到了大學期間，這才能過一種比較正常的團體生活。對他來說大學是一種治療，它紓緩了青春期的那種與眾不同的負面衝擊。實際上，大學的同儕關係不那麼緊密，在處理非我族關係上，也相對地

比青少年溫和、成熟許多。黃大奎掌握到的是一種最基本的禮貌和人與人之間的安全距離所產生的和平，而且這種和諧關係不是經過他自己所製造出來的。大學四年中，黃大奎在友誼上遭到背棄，感情上也被否定，看似和中學時代一樣的场景，但這兩件事卻具有不一樣的轉折意義——黃大奎開始有意識地去思考自己的「位置」，清楚認知自己究竟是什麼樣的人。換句話說，他是較以往更瞭解自我和異己的差距，去接受這種時而對立、時而又並置的自我術數。所以，當他領略了這個嶄新的道理：自我和異己，搖滾樂、塗鴉和亟欲說話的發牢騷力量，便通通不謀而合地落在這樣巧妙的設計之中。它們指向一個協調的路徑，讓黃大奎可以將之各個相異的力量和元素整合起來，去發展屬於他自己獨特的個人風格。

肆、如果藝術作為一種自我術數

我有看過上山打游擊的作品，他們寫英文字，用很漂亮的句子。我以前有寫過一篇文章「不說英文有這麼難嗎？」不只是塗鴉，我看一些樂團，也有這種「同人誌現象」。唱歌就唱歌，還要搞個中英文對照？！很扯，但是有人也說我太台，不國際化。但我**只是不希望，突圍的意見是個人化的表現，至少要用大家理解的方式去做**；你說要釋放李建成，但大家都在吃爛蘋果？！¹⁶

回到探訪黃大奎工作室的那次訪談，我跟他提及也接觸、訪問過另一個塗鴉團體〈上山打游擊〉¹⁷，他們的調性和單打獨鬥混街頭的黃大奎很不同：作品混雜了一種商業設計感，慣用英文、麥當勞或異國圖騰作為標題。他試著解釋自己塗鴉的立場，塗鴉雖然是取法歐美，但語言和形式卻可應變，「入境隨

俗」；用在人地不熟悉的洋文來表現，能達到幾分塗鴉解放的目的？那不過是一淺層的植被，無法觸及核心；又或者只是將「塗鴉」視作一種秀異工具！

一、反抗

只要是藝術、塗鴉和搖滾樂，黃大奎總是侃侃而談。據我所知，他也一邊在寫破報¹⁸獨立音樂專欄的樂評。照理說，他目前的這項兼差（寫樂評專欄）和他所信仰的搖滾樂，應該算是一條如魚得水、完美結合的路子，但實際情況，黃大奎對搖滾樂的認知和觀點還是和圈內人很不相同。他曾發表一篇尖銳的批評〈不說英文這麼難嗎？一隅之秋、追麻雀〉，認為本土創作樂團只知複製異國情調，卻模糊了自我主體的身影，玩搖滾只是裝腔作勢的道具，談不上由衷而發，更遑論深入人心¹⁹。結果這篇文章，引發了多數圈內人的不滿和抗議，他們認為黃大奎帶著某種政治正確眼光（難道只有講台語才是愛台灣？才是真的「本土」創作音樂？）在批評獨立音樂創作的多元性，甚至可能根本就不了解搖滾圈內的生態和環境，就妄自論斷。

黃大奎說他總是要對抗這種角色尷尬的問題，「……我熱愛搖滾，可我常常是站在這個圈的外面看圈內人，有時候就覺得說為甚麼要這樣，覺得他們好像沉溺在自己的一個情境，希望像喚醒雷夢娜那樣喚醒他們。但他們會反過來指控你根本不在這圈子裡，憑什麼說他們。我自己自認是圈內人，可又對這個圈子的某些觀念不苟同，所以常常想要保持距離……退出來看清楚。」²⁰，既在圈內但又不像是完全圈內人，不同調的問題還是發生著。一開始他會對自己懷疑，自己的位置究竟在哪才對？可是後來，他漸漸領悟，不管在圈內和圈外，他的工作就是作為一個反抗



圖10 賣給你 160×130 油畫、噴漆（黃大奎提供）



圖11 我的第一次 噴漆、裝置作品（黃大奎提供）

分子出現；不悅耳的噪音成爲每個體制的對照物，讓人們不只是耽溺在圈圈之內的安全感。塗鴉也是類似的情況，反抗「衝撞」那些習以爲常、醉生夢死的人們，「我塗鴉，其實是角色尷尬的問題，我常用這種方式對抗自己的懷疑。我只是在搞笑，在趣味和搞笑中解決一些問題。我不會想說要做怎樣有建設、很有理論的事情，如果用蓋房子來說，我通常是那個拆房子的人。」²¹

很顯然的，黃大奎的反抗精神扎根於他自身的成長、團體生活經驗，前文關於他的自我敘事部分，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出黃大奎在面對他者時，採取那種既「並置」又「對抗並置」的策略；相同的處境，在藝術上，他也一樣謀求發聲 / 現身的權利。

二、自我術數

不管是東方術數或者是西方術數，要探究的其實是「命運是否存在」這個本體論老問題。命運是個人性格，處身特定時空，自我和外環境相遇而生的化學作用，它的不可回覆性，不像物理數學那樣可以反覆推演，論證出相同的結果。我在這裡，挪用這個簡單的概念來說明黃大奎這樣的人生，**他一樣也運用了一套自我術數來解釋自己，論證自我的存在。**

從早期黃大奎的藝術創作，可以看出他在處理「他我關係」的方式：乃是「並置」對應的手法。前面提到的「主義、信仰與其他」、「兩個啤酒罐」或者是「麥當勞」，都採取對照 / 對稱 / 並置 / 複製排列……種種二元對立的思考模式作畫。「並置」或者「複製」動作本身，代表對他者事物主體性的溫和掠奪，透過一巧妙的對照形式，達到顛覆和反動的效果。他的策略是潛取異己的語言，熟悉之後，再從中顛撲。舉例來說，「賣給你」（見上圖10）共分三

層，底圖是商品條碼，第二層不斷複製噴漆裸女圖案，最後看到一灘紅色顏料看似洩憤地潑濺在這一畫面上，反襯了題旨（賣給你），我們知道其實黃大奎講的不是「賣給你」，而是「不賣給你」。**那一筆紅的作用就是作為抵抗的一擊。**又，最近一次黃大奎在台北藝術大學南北畫廊所舉辦的合展作品「我的第一次」（見上圖11），把撿來的廢棄物品拆解、拼貼。右邊海報是當初陳水扁競選海報，左邊是雜誌的色情圖片，中間裝置敲下廁所磁磚壁面，下格黑抽屜處放了塑膠手套和保險套，白色噴漆噴在左右的圖片上，一句標語「世界都在看」被塗掉了。政治和色情的不斷對照衝突，阻礙觀看思緒的順暢。白色噴漆扮演關鍵性（暗示性）的一筆，透過噴漆罐噴出油漆的動作（陽具射出白色精液），這才協調兩者，托出主題。

無論是紅色噴漆（破壞性的一筆）或者白色噴漆（協調貫串的一筆）都凸顯大奎特殊的藝術語言：玩弄「明褒暗貶」、「口是心非」的兩面手法。只是，這種破壞性（又指向建設性）的表達方式，要達成效果，需要使多大的力量？顯然這兩筆都下得「過重」些。黃大奎一直透過藝術創作、不斷地實驗來找尋解答，企圖找到最佳的力道：一種揉和自我身體風格的代言工具 / 發聲位置。這一過程就是黃大奎的自我術數。

三、用他們的方式說話：「覆蓋」

黃大奎在影片中的反制行爲，先在塗鴉會場閒逛，看似當中分子伺機而動，他找到一面宣傳該活動的廣告板，噴上自己的宣言，三個圖案把原有的廣告給「覆蓋」住了。一切看起來非常「合法」，黃大奎的噴漆行爲甚至被誤以爲是該活動宣傳的一部分，直到主辦單位恍然大悟，清查藝術家名單發現並沒有

這號人物，這才惱羞成怒地把黃大奎趕出會場。讓黃大奎得以名副其實地在會場外塗鴉，達到解放塗鴉（不被商業捆綁）的目的。這種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乃是上文我所提及黃大奎的一貫藝術策略：潛取異己的語言，熟悉之後，再從中顛撲。只是在影片中，顛撲、反抗的力道被巧妙隱藏，黃大奎在借力使力的情況下，讓人初始會習以為常，一瞬間又變換異位（這個發現是人們主動去揭露的），反差的就此出現，而藝術行為所要描繪的真實也被凸顯了。

讓我最後再重新整理一次對黃大奎的描述：如果說藝術是人生一面鏡子（亦是一個縮影），那麼，我們可以透過本文，透過黃大奎在進行模板塗鴉最常行使的動作——將手塗原稿「格放」——而看見他在公領域中所展現的身體風格。黃大奎視塗鴉為其說話、和他者溝通或表達意見的工具，乍看之下，黃大奎的塗鴉行為和社會上特異分子如柯賜海舉牌抗議一樣，被視為醜怪、邊緣人的無謂牢騷，一般人根本不屑一顧。但他們的高明在於對自我和他者之間差異的認知，比一般人都還深刻仔細；我們也許不能認同柯賜海的理念和訴求，但我們不得不佩服他瞭解媒體屬性，懂得在消費社會把握一分鐘成名的機會。黃大奎更為精進之處，則是懂得他們的說話方式，透過藝術創作行為，來模仿、諧擬他所要反抗的對象。這也如實呈現了黃大奎的人生經驗和藝術創作有相同的自我術數：一連串並置 / 對抗並置的過程。

■ 注釋

- 1 黃大奎，2006年，自製光碟〈解放塗鴉之有錢好屌〉。
- 2 我在採訪黃大奎的過程中，因為受訪者非常踴躍提供相關資料和訊息，但我時常苦於釐清問題，想探究核心卻總有不得其門而入之感。因此特地訪問第三人，黃大奎參與的藝術團體「臥龍27五男」之一的成員，陳俊銘。希望獲得交叉比對，讓蒐集的資料更符合真實現況。
- 3 根據陳俊銘與本研究的訪談，2006年5月20日。
- 4 「盤問」是個玩笑話。我跟黃大奎的訪問關係建立在同班同學的基礎上，大部分的田野場域就在校園裡。除了約定的訪談時間，一堂課上、系辦和校園各角落也常有緣地碰頭。不趕時間的話，我們就會小聊一下，問問幾天內發生的近況。我相信交朋友和田野調查是相互進行的，我甚至透過訪談一個人身上，學習到如何面對自我。但這反省並不在這篇田野研究的討論之中。
- 5 根據黃大奎與本研究的訪談，2006年3月14日。
- 6 大奎於訪談同期間，因在學校塗鴉〈好男不當兵〉而吸引電視媒體採訪，一開始他希望非常有條有理地呈現自己：帶著我去看幾幅重要作品、創作源頭，或者要求我提出類似像新聞採訪模式的問題大綱，讓他方便回答。但實際上，這樣一問一答的採訪卻不是田野調查所企求作為。
- 7 黃大奎：2005作品集，22。
- 8 黃大奎：2005作品集，1。
- 9 黃大奎：2005作品集，2。
- 10 根據黃大奎與本研究的訪談，2006年4月13日。
- 11 黃大奎在一次訪問中提到他和父母的關係：「我很感謝父母讓我去上作文班、補習英文，他們願意栽培我，讓我可以變成現在這個樣子。對我來說，父母是對我誠實、最包容的人。我爸爸是成衣廠經理，早年他家道中落，加上家族經驗，讓他個性比較務實，相信事情要經過努力、要積極去做事，比方說他年輕的時候是業務員，去雲林賣一套書，五萬塊有人買。所以他覺得只要肯做，沒有什麼是不行的。相對來講，我媽比較浪漫，小時候會帶我去看展覽，然後

讓我學畫畫，跟父親很不一樣。」（黃大奎，田野訪談紀錄，民95年3月21日）由此可知，黃大奎和一般青少年很不一樣，他並未經歷太多對家庭反叛過程，相反地，家庭是他在遭遇同學排擠時，唯一值得慰藉的容身處所。

- 12 根據黃大奎與本研究的訪談，2006年3月21日。
- 13 根據黃大奎與本研究的訪談，2006年3月21日。
- 14 根據黃大奎與本研究的訪談，2006年3月19日。
- 15 根據黃大奎與本研究的訪談，2006年4月13日。
- 16 根據黃大奎與本研究的訪談，2006年3月16日。
- 17 2004年開始，四名政大廣告系學生，組成一個名叫「上山打游擊」的類藝術組織，利用月夜無人之際，在校園四處噴漆塗鴉。他們宣稱，塗鴉之舉是為了要觸發學生對政大空間權力的思考，反抗校方獨斷獨行的美學詮釋權。以顛覆、具破壞性質的塗鴉藝術，來挑戰權威，並主張學生也應擁有詮釋空間的權利。
- 18 破報是破報(Pots)，是在台灣發行的免費週刊式報紙。破報的特色是仿效美國紐約市的村聲雜誌、提供相當多藝文節目消息刊登(大約占3分之2的版面)、並附有社會議題的專欄等。破報主要標榜的是「青年文化」或更精細一點的說法，就是「非主流的青少年次文化」。破報現任總編輯是黃孫權，他認為破報的立場是「自由派偏左」。破報在近年來對於全民寫作相當熱中，除了將報紙以部落格的形式電子化、也開始了中英文版的雙語編輯、並成立有台灣部落格、台灣獨立媒體中心等大型論壇式的網站。此外，破報也參與和支持相當多台灣地下樂團、前衛劇場、社會運動的演出。（資料出自維基百科）
- 19 黃大奎在這篇文章提到：「……獨立創作樂團在台灣至今已有多年的歷史，卻還是有許多人以自認英文程度好或用英文唱起來比較順為藉口，不斷複製異國情調，還自以為是創作結晶，卻不知如此行徑只會使自我身影更加模糊而已。所謂搖滾創作的本土化不應該只是向刻板印象中的藍白拖、檳榔辣妹、七彩霓虹燈取經，但更不應該是淪為國外樂團的『同人誌』，喜歡某種樂風或某個樂團就近乎全盤照抄，貼近現狀的歌詞描寫會更容易得到回響共鳴……」。
- 20 根據黃大奎與本研究的訪談，2006年4月25日。
- 21 根據黃大奎與本研究的訪談，2006年3月16日。

■ 參考資料

- 黃大奎（2006，6月）：射出、覆蓋——塗鴉行為的在地實踐與反省。台北教育大學藝術與藝術教育研究所創作組方向發表論文，未出版。
- 黃大奎（2004）：黃大奎作品集2000-2004。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研究所面試資料，未出版。
- 黃大奎（2005）：看。開了——黃大奎作品集2005。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研究所面試資料，未出版。
- 黃大奎（2005）：解放塗鴉之有錢好屌。
- 黃大奎（2006）：我這樣過了一生——2002-2006作品集。
- 黃大奎（2006）：Call Me台客——2003-2005非常光碟影音VCD。